

参 考 信 息

江苏理工学院图书馆主办

第 6 期 (总 220 期)

2018 年 5 月 25 日

本期要目

特别关注

- 学位授权自主审核推动高校内涵发展..... (2)
- 教育“放管服”放大招 高校学位授权自主审核意味什么..... (3)

教育观察

- “双一流”是什么都能装的“筐”？..... (4)

高校论坛

-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 成果转化要冲出“死亡之谷”..... (7)
- 香港科技大学戴希教授: 为什么“帽子”问题必须得改一改了..... (10)

学位授权自主审核推动高校内涵发展

日前，教育部公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印发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名单的通知》，清华、北大等 20 所高校被确定为首批学位授权自主审核高校。

学位授权审核制度是研究生教育的基础性制度。一直以来，高校开设新的博士点、硕士点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博士学位点自主审核权更是被视作一项关键性办学自主权。根据《意见》和《通知》的精神，首批 20 所高校将同步获得自主审核权，高校自主新增博士学位点将不再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初选，也不再需要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评议，校内自主审核程序走完后即可直接向国务院学位办报批，从而实现了审核和批准的分离，内部审核充分，政府自然批准。这对激发高校办学活力、提高学科水平、加快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重大意义。

“双一流”是一种建设主体的遴选，而自主学位授权单位则是一种授权资格的遴选，内在逻辑存在本质差异，不可混为一谈。学位点自主审核权并不是“随帽”下放的过程，而是严格按照标准，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目前，下一批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增列的工作已经展开，4 月 18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 2018 年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增列的通知》，改革步伐将进一步加大，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

但是，业内专家预测未来自主审核单位范围扩大将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未来两三年或将陆续每年新增少量甚至是个别高校。它们能够陆续获得授权的前提是在关键指标上取得改进，达到国家所要求的“门槛”。

学位点自主审核权下放意味着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资源配置自主权的界限，逐步触及到了更加本质的内容和纵深的环节。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自主审核高校的学位点管理权将不受制约。高校自主审核新增的学位授权点，必须按照《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的规定接受专项评估，自觉接受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的监督。对在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和专项评估中出现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被评为“不合格”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取消其自主审核资格。对这些高校而言，新增博士点将成为一件“不容有失”的工作。

（摘自：中国教育报 2018-05-08）

教育“放管服”放大招 高校学位授权自主审核意味什么

高校获得三大办学自主权

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学位授予工作，必须首先取得国务院的授权。此次学位授权自主审核权限下放，意味着高校办学自主权进一步扩大。

通知指出，一是每年都可自主增列和调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二是高校按本单位规定的程序完成审核后，可直接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不再需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复审。三是高校有较大的学科设置权，既可自主设置学科目录规定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还可自主设置交叉学科，按一级学科管理。这为高校立足科技和学术前沿，开展科学研究和培养创新人才，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此前，高校开设新的博士、硕士专业学位授予点，基本过程是高校申请—主管部门组织初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复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公布（1986年以前由国务院批准）。据悉，经过此次改革，学位授权自主审核的程序将更加简化。从1995年开始，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博士点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审核和批准，硕士点由地方、部门或学位授予单位根据统一规定的办法组织审核、批准。硕士点审批权下放，扩大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使学位工作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双一流”建设的里程碑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目的就是进一步深化学位授权制度改革，促进实现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

国务院学位办2015年下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办法》，并从2016年起将调整工作实施范围扩大到全国。2016年，全国175所高校撤销了576个学位点，包括部分博士学位授权点。2017年，又撤销了340个学位点。自此，高校学位授权点“终身制”成为历史，有上有下，有增有撤成为常态。这是高校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标志性改革举措，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步入深水区。

而此次学位授权审核下发，则意味着高等教育改革又向前迈出关键性的一步。通过放权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由高校自主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可以进一步激发高校办学活力，加快“双一流”建设。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加快，科技产业快速迭代，不断产生对部分领域高层次人才的脉冲式、阶段性的需求。

通过学位授权自主审核改革，自主设置发展交叉学科，探索人才供给的新模式，提升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能力，带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谁将成为下一批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工作的意见》，对自主审核单位增列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提出了较高要求。比如，要求其必须制定本单位审核办法，明确校内工作流程，学位点审核标准必须高于国家规定的申请基本条件，每年博士学位授权点增列数量不能超过现有博士学位授权点的5%，新增点6年内必须达到相应水平，不能突破质量底线，等等。又如：

7条申请要求。《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对申请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的办学方向、综合实力、师资水平、培养经验、研究实力、国内国际合作、管理制度体系等提出了明确要求，既有定性要求，也有定量指标。

6个审批环节。包括有关高校组织申报、有关省学位委员会推荐、申请材料核查、专家复评、公示及异议处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等。

目前，下一批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增列的工作已经展开，4月1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2018年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增列的通知》，根据这一通知，符合2017年印发的《学位授权审核申请条件（试行）》中“自主审核单位申请条件”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均可提出申请。

（摘自：光明日报 2018-04-28）

“双一流”是什么都能装的“筐”？

前不久，教育部科技司与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在京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方案》，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纳入“双一流”建设考核评价体系。目前尚不得知，但这一势头却值得关注和探讨。

一种政策引导

说到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纳入“双一流”建设考核评价体系，其实在名单公布之前的2016年8月，教育部、科技部出台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就早已明确提及：“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绩效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考核评价体系。”

“它主要还是针对北京的部分高校，并不能够作为对全国高校的要求。”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认为，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不应该只是“双一流”建设高校来做，所有有关高校都应该重视起来，因为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是中国乃至国外高校的共性问题。高校毕竟不是产业部门，教师们更擅长做科研而非转化，这也直接导致了高校的科技转化率比较低。“这个方案更多的是一种导向。因为考核就是一种评价，评价就是一种引导，引导高校更加重视科技成果转化。”

对此，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操太圣也表达了类似看法。“该方案中的这一规定体现出了政策的价值导向作用，即向社会宣告决策者关注的重点是什么？资源配置的方向在哪里？”具体来讲，就是告诉那些进入“双一流”建设的高校要关注此问题，并在办学过程中努力落实，否则可能影响到后期的评估结果和进入下一期的“双一流”建设。不过，科技成果转化有其学科与专业属性的要求和限制，将来在评估时如何兼顾不同高校的学科差异性，特别是那些以人文社科专业见长的高校不至于因为这一评价指标就被打入另册，也是需要提前预见的。

瞄准世界一流

“双一流”建设本身有一个特殊的界定，即“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中国特色’讲的是特征，‘世界一流’讲的是水平。‘双一流’建设追求的是世界水平。”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出发，从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角度，考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社会服务等。“一切的一切都要以‘世界一流’为中心，如果脱离了世界一流，就可能误导‘双一流’建设。”其本质上还是办教育，因此，还是要回归到办大学、办学科的本源上思考，特别是“双一流”建设高校，更应该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引领社会发展的各行业精英为职志。

“实践中，‘强调科技成果转化’可以看做是市场力量对大学发展提出的要求；‘重点建设思政课’更多地反映出党对合格接班人培养的关注。”操太圣说，从我国教育的社会本位特点来说，出现这些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其同时也提醒人们，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与遵循教育规律相结合，加强高校自身的主体地位和能力建设，做到教育的‘四个回归’也非常重要且急迫。”

而对于瞄准世界一流而进行的“双一流”建设的现状，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却有着自己的担忧。

“对于一所一流大学来讲，一定要有一流的人才培养和一流的学术成果。”我国如今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视度并不够，考核时往往以规模和体量来代替质量，比如研究生的规模，而实际上，一流人才培养是与学校整体的课程建设、推进完全学分制教学、实施通识教育、关注创新人才培养等密切相关的；对于一流学术成果，我国特别重视的依然是论文，关注的是课题经费，主要在乎的是规模和体量，并没有真正去关注学术的创新价值。“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有这样一个考评体系的建设，而要真正建立起符合教育规律、符合高校办学规律的评价体系，就必须推进评价改革。

分类考核评价

实际上，教育部科技司与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发布的方案，“如果前提是将科技成果转化作为某类或某几类高校的评价指标，则体现了我国高校分类管理、分类评估的思路，而其落脚点又是对教师的分类管理与分类评价”，操太圣说。

今年2月，中办、国办曾联合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规定对于高校教师中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人才”要“突出市场评价，由用户、市场和专家等相关第三方评价”。因此，其研究项目必须面向和满足市场的需求，成果转化也就自然成为研究工作中的必需环节。

“而当前，我国还是以行政主导的评价为主，它带有比较强的行政色彩、功利色彩，强调政绩观，这反而可能会导致学校的办学形式主义，甚至可能为了达到指标而弄虚作假。”熊丙奇认为，核心其实并不是如何对学术型人才或教学型人才分类进行评价、设置不同的评价指标，关键是要建立同行评价机制。比如，一所大学里实行教师同行评价，教师们开展教学或学术研究，很自然地就会根据其自身的教学任务或学术研究情况，按照教育的标准和学术的标准来评价其教育能力、教育贡献以及学术能力、学术贡献。

“如果还是坚持行政主导而非同行评价，即使是分类管理、分类评价，也依然是由行政来分类，分类之后还是由行政部门来确定评价指标，而这样的评价指标可能又是表面化的，甚至可能会政绩化，结果导致大家为了达到指标而产生形式主义等诸多问题。”

在别敦荣看来，中关村管委会与“双一流”建设高校之间的关系可能需要界定清楚。中关村管委会应该做或能做的既不是行政也不是评价，而是激励和支持。与中关

村管委会职能相关的高校都不是它所属的，它可以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相关治理活动，与“双一流”高校开展平等、双向的共建活动。

一个系统工程

熊丙奇认为，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更需要的是改革。“就是要推进教育的管办评分离改革，并且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才是建设‘双一流’最核心的改革。”

对此，操太圣深以为然。“‘双一流’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很多方面和层次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高校自身的能力建设问题。首先要有具前瞻性的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目标、致力于理念和目标落实的现代大学制度、功能健全的组织结构、具竞争力的教师队伍、宽松开放的组织文化、足够的经费支撑、支持性的组织领导等。“只有将这些问题解决好了，我们的大学才能真正担负起创建世界一流的责任和使命。”

管办评分离改革的核心是政府向学校放权，然后学校自主办学。“这实际上是推进学校的管理、评价去行政化，让学校真正能够明确自身的办学定位，按照教育规律进行发展。”

“另外就是学校内部必须推进现代治理。”简单来讲，就是行政权、学术权、教育权必须分离，要建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发挥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教育管理、教育评价以及学术管理、学术评价的作用。“这实际上是让学校能够坚持其本身的办学定位，形成学校办学特色非常重要的方面。”

（摘自：中国科学报 2018-05-15）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成果转化要冲出“死亡之谷”

高校是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的重要力量，但工程化一直是高校科技创新链上的堵点。随着近年来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不断推陈出新，这一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为此，《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

科研成果转化要协同发力

就目前而言，科技成果转化的共性问题已经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比如，过去成果转化需要层层报批，现在学校可以直接批准；过去高校成果转化找不到资金，现在各种风险投资主动投入。

“科技成果转化尚未解决好的是个性问题。”这也是丁烈云在多个场合强调的观点。他指出，科技成果转化包括三个方面：科技供给、科技需求、中间环节。科技供给的主力是科研院所、高校，在某种程度上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推动力；科技需求的对象主要是企业，某种程度上是科技成果转化的牵引力。

“推动力和牵引力要协同作用，反映在不同地区就会有所差别。”丁烈云说，比如，高校、科研院所并不太多的深圳，由于当地企业对科技需求、识别能力很强，于是政府组织创办了很多工业研究院，把高校、科研院所的创新基地搭建在企业家门口，实现企业与科研人员直接对接。这是解决供给不足、牵引力强的典型。

相反，中西部企业需要增强科技需求的牵引力。比如武汉，高校、科研院所众多，供给力强但牵引力不足。“各个地区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但都遵循技术转化链的普遍规律。”

何谓技术转化链的规律？他告诉记者，科技成果转化是技术创新链上的某一环节，技术创新链由R（research，研究）、D（development，开发）、E（engineering，工程）、I（industrialization，产业化）组成。R的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反映；D的开发结果以专利形式反映；E是工程化、中试，以样机的形式反映；I是产业化，以产品、商品的形式反映。

科技成果转化的难点是工程化，工程化的投资是研究与开发的十倍甚至几十倍，并不是每一项投入都会产生成果，要承受较大的风险。“科技成果从R到I要经历一个‘死亡之谷’，要想走出‘死亡之谷’，就要协同发力，综合施策。”

研究型大学应拒绝重复性技术

科技成果转化要走出“死亡之谷”，在技术创新链最主要的高校、企业应该如何各安其位？丁烈云指出：在国外，R、D之后的事由企业去做，但目前我国企业大部分不具备这种能力，一些教授还在做工程样机。

一方面，高校的优势是原始创新，由于术业有专攻，教授创业成功的案例较少，因此教授尽量不要一手搞供给，一手搞牵引。另一方面，企业中有挑战性、关键性技术，也有一般性、适用性技术。对于研究型大学，尤其是“双一流”高校而言，教授不应去做重复性、实用性技术，而是应该更多地从事引领性、支撑性研究，面向国际科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搞科研，否则到一定时候就会发现自己远远落后于他人。

此外，“研究成果要转化为优质的教学资源，最终是要让学生受益。总是研究重复性技术也不利于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他补充道。“对于企业而言，其思想要解放，不能一味地拿着成熟的技术转化，这样会失去很多机遇。企业的创新需要前移。”

先进的高科技掌握在大公司手中，国内外皆如此。正如华为总裁任正非曾直言“华为逐步攻入本行业的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高校、科研院所的优势在于技术开发，企业的优势在于市场敏锐，政府的优势在于机制保障、环境营造，各自都要发挥自身的优势，按照技术创业链的规律办事，才能走出‘死亡之谷’。

重视科学性与学科基础

科研成果最终要转化为教学资源让学生受益。作为一校之长，他不仅重视科研成果服务社会的效力，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视也是溢于言表。“高校应把立德树人放在中心位置。重视人才培养，就要把最优质的资源用于人才培养。”

目前全球和中国的各种大学排名，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也由于片面的学术导向明显而遭到抨击。所谓学术导向，更确切地说是论文导向。学术包括发现知识的学术、应用知识的学术、传授知识的学术三个方面。大学排名更多反映的是对发现知识的学术评价，即论文评价。“人才培养是传授知识的学术，但一些高校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学术，或者说，没有把它放在应有的中心位置上。”

“现在高校有一个普遍的倾向，用于研究的实验室在新房子里面，用于教学的实验室在老房子里面；用于研究的实验设备都是高精尖，用于教学的设备都比较落后。”丁烈云说，这反映出一些高校并没有把人才培养放在中心位置，这种观念一定要转变。

就工科创新型人才培养而言，丁烈云认为，要重视工程科学，打牢基础。当前高校的专业基础课遭削弱的情况较严重。由于基础课有教育部相关规定保障开设，专业培养计划一般由专业课教师制定，恰恰专业基础课容易遭到削弱，课时压缩较大。土木工程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是各类力学课程，如结构力学、材料力学、理论力学等，然而现在力学课时大大减少。“强调工科的科学性，不仅仅要学好基础课、专业课，在某种程度上专业基础课甚至更重要。不重视科学性、基础的情况，应该及时得以纠正。”

工科规律尚待实践探索

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高校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培养创新型人才。对于工科领域的创新人才培养，一些学科规律尚未找到，教学改革仍需要深入研究。学科规律处在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中，通过实践弥补对规律认识的不足，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最典型的例子是医学，因为生命科学的规律尚待探索，医学需要通过临床弥补对规律的认识不足。很多工科专业也是这样，很多规律还没有办法实现建模，更应该强化实践和动手能力，把握内在规律。“具体而言，应了解工程实际，从工程问题中发现科学技术问题，通过解决科学技术问题为工程服务。”

丁烈云认为，高校还要注重跨学科的交叉融合。如今，信息技术全面深入各学科，甚至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各学科要把握重大机遇，通过跨学科交叉融合找到新的发展点。眼下大热的人工智能，不仅仅与制造业相关，实际上在一些人们不常听说的行业也有涉猎，如建筑业。比如，一些建在河谷上的桥梁，经受长年累月的冲刷，如何做好维护工作，需要数字化技术、机器人代替人力去完成。

“工科必须实践打底，不断综合自身的知识。”丁烈云说，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是网络、半网络状的，此枝与彼枝应有交叉，而不是树状，此枝与彼枝没有联系。然而，现在仅靠最后的毕业设计来实现知识的综合应用是远远不够的，应该不断让学生反复地开展综合训练。这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鼓励不同学科的学生在创新创业基地里，通过相同的课程去相互影响、实现学科交叉，解决综合问题；让工科学生都能经历一个产品产生的全过程，在训练中搞清楚原理、工艺测试、形成产品，类似这样的全方位训练，高校应该多多开展。”

（摘自：中国科学报 2018-05-09）

香港科技大学戴希教授：为什么“帽子”问题必须得改一改了

《知识分子》在几天前推送了一篇文章，很尖锐地提出了目前国内科技界的所谓“帽子”问题，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所谓的“帽子”其实指的是国内各种名目繁多的人才计划，当然最终的指向是那项最大的院士“帽”。

各类“帽子”出台的初衷，是把科技创新活动纳入体制化管理，有些“帽子”也的确产生过不错的效果，支持了一批处于科研高峰期的优秀人才，比如基金委的杰青。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这些“帽子”也存在着不小的负面影响，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首先，愈演愈烈的“帽子”争夺战占用了科研人员大量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当下，这已经成为各个科教单位每年的重头戏——不要说院士增选，基金委的杰青、优青，中组部的千人、青千，教育部的长江学者，都是关注的焦点。如果连续几年表现不佳甚至是空白，就会在单位上下造成一种恐慌情绪，领导们也往往会坐不住，亲自带队去开展工作。

而这里说的所谓“做工作”，打个也许不完全恰当的比方，堪比在西方国家打一场小型的选战——每个潜在的评审人都要想办法去争取，这其中的人情世故，把书呆子们生生逼成了社会人。30 来岁的年轻人，精力充沛，正处科研事业的起步阶段，给点压力不是坏事，但压力要给对方向。“帽子”问题给年轻人带来的压力，主要并不来自科研，而是各种公关活动。说实话，大多数优秀的科学家都不擅长此道。

其次，“帽子”工程出台的背景原因是中国的科教体系缺乏高效而稳定的人事制度，以吸引各类科技人才。人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比如最近的中美贸易战，大家也普遍认识到，当今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科技的竞争，而人才的争夺，又是其中很关键的一环。政府一直以来对这个问题是重视的，也出台了许多鼓励政策，各类人才工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但是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人才问题，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并且不可避免地带有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烙印。

在刚开始起步时，以特殊政策为利器，打破僵局，牺牲一点公平性来换取效率，尚有其合理之处，但过犹不及。中国已经过了这一历史阶段，目前应该更侧重于建立稳定的制度环境，包括公开、透明的人事制度，有保障的薪酬待遇，可预期的职业前景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应该由切实的法律来保障，而不是靠打鸡血式的“帽子”工程。

可喜的是，国内一些顶级高校，如清华、北大、复旦、上海科大等，都在艰难地进行着常任制（tenure track）的尝试，目前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开始慢慢步入正轨。这一制度能成功的关键，在于单位领导能否顶住压力，坚持在待遇和晋升上只认可自己评定的常任制而无视其他任何“帽子”。

为什么常任制比“帽子”好呢？因为常任制的评审过程，比“帽子”严格得多。比如，在北大的评定过程中，要找 10 位国际资深专家写推荐信，对申请人 6 年来的工作做系统的评估，在信中还必须将申请人与若干名和他年龄相近的国际知名科学家做直接比较。在这一过程中，采纳了国际上通行的推荐信制度，并且大量借助许多国际知名专家的判断能力，至少在目前情况下，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公平客观。从目前实施时间较长的几个单位来看，在我熟悉的物理领域，像清华高研和北大量子材料中心，其常任制的含金量就已经明显超过了“帽子”们。

满天飞的“帽子”还造成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资源错配和浪费。在中国高校，各类评比考核过多过频一直是一个严重问题。领导们为了出政绩、在评比考核中加分，往往在引进人才方面重名而轻实，只要头上“帽子”还在就花大价钱引进，并且把大量资源投向一些业务水平一般，眼光也有限的“帽子”人才们，这一过程造成的资源错配和浪费，有时候令人瞠目结舌。

有些高级人才如院士的引进，往往是一整个团队，牵涉到方方面面的资源，如事先不仔细考察、慎重操作，往往会给引进单位带来巨大的后遗症。而在目前中国的科教管理体制下，为了应付数豆子式的各类评比考核，许多单位都争相把宝贵的资源浪费在引进各类“帽子”上，而不慎重考察其真实学术水平和学术道德。

在当前的社会管理水平下，一下子取消掉所有的“帽子”工程不现实，只能慢慢改进，尽可能使之变得更合理。有些改进措施也已经呼吁了许多年，比如同为中组部序列的青年千人和青年拔尖，前者针对留学人员而后者针对国内人员。后来的民权运动中，有一个很有名的观点：隔离即是歧视。应该合并这两项“帽子”一起评审，彻底消除对缺少留学经历的科研人员的歧视，真正做到学术面前人人平等。

再比如说基金委的杰青，应该扩大名额以适应国内迅速提高的科研水平。我本人是 2011 年评上的杰青，比较一下当时和现在的情况，说实话，我觉得目前国内凝聚态理论和计算领域内，达到或者超过我当年水平的年轻人不下 10 位。按照目前这种态势，一年不见得有一位能评上，也就是说，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中最后差不多有一半拿不到杰青，这是不合理的。由于在目前的形势下，能否上杰青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待遇差别巨大，这项“帽子”给他们带来了很难摆脱的焦虑和压力。如果管理部门判断杰青还是应该继续做下去的，那么就应该适当扩大名额。

（摘自：科技日报 2018-05-14）